

人勤春先美

伊滨大地景色新，
人勤春美花如锦。春天
是播种的季节，是耕耘
的季节，是激情飞扬的
季节，是光阴如金的季
节。让我们走进春天，
播撒希望，奋发向前，不
负春光吧！

——编者

时令走笔

春深似海

□ 胡忠阳

给老家伊滨的四月一个形容词儿，“春深似海”或再合适不过了。

在海里潜泳过，是知道阳光彻照的水面下，满目明暗斑驳与体感融融快之奇之妙。其实这样的意境，在陆上，在久远年代，已由老家四月庭院和沿街树木，给予了神奇的复制。那时，无论手植还是野生的各色树木，新萌的条柯叶片儿已然连绵若细浪，于头顶哗然去来，筛下满地润泽的阳光和镜像的自己；人踩在上面走，如履斑驳的海藻，洩洩的水符，迷离恍惚中，辨不清是微醺还是在洄游了。

把春景比作一幅画，那最醒目处，也非由四月的树木点乱(dian du?)和簇染不可。原生态的村庄从不排斥任何愿意来客居和定居的树木，到了这个月份，树们的回报诚意满满，令人目眩：桃、梨、李、杏和苹果的枝头，花开花落，香气四溢，若打开了女儿家的妆盒；可赏可餐的柳絮、榆钱、洋槐花、构蒲穗，也都像赶赴多娘寿辰一般，四面八方前来供饷……反正每一棵树都是亲人，花枝招展也罢，木讷不华也罢，乡亲们都喜欢，大街小巷、房前屋后、庭中墙角，有它们簇拥着，便日日是好日，赏心悦目，希望丛生。

大好的春天记忆，就这样经年萦绕于古老的村树枝头。那些曾经安土重迁并缔造了春日盛景的树们，在新楼居时代是突然扶疏起来的，黯然过多少春望的眼眸。唯庆幸吾乡吾土乃神眷之地，惠风和畅，万物皆宜，如今在乡土树木之外，新修的道路两侧、整伤的住宅楼院里，石楠、女贞、红叶李、紫薇、大紫荆等等的异乡苗木，以及叫不上名字的树种，已经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甚至还摇曳着枇杷、棕榈这些富于南国情调的情影，不能不令人欣喜和叹服。思想开放又爱美好古的乡亲们，前些年还在某段大道两旁栽植了此前只有秦岭淮河一线及其以南才能生长的中国本土木瓜，不但一成活，而且挂了累累硕果，果实虽酸涩不能食(是传统良药)，却蔚然成奇观——这种木瓜，正是《诗经》所咏之物：“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永以为好，永以为好！

怀恋四月的老人们，这时候还会出高楼、奔南山，亲近那一带尚蓬勃着的榆、构和洋槐的枝枝梢梢；回返新区新宅，一路发现本土树、异乡木相融共生，葳葳蕤蕤，其声势不输甚至还胜于往昔此际——它们共同托举起来的春天，崭新而妖娆，不过是将花信疏散、把美好拉长罢了。

是的，有树，就会滋生绿叶鲜花，招来雀儿鸟儿，就有群聚的快活和独处的安逸，就会有林荫，有爱情；新时代，树还带着固本使命，营造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澄澈未来。

每每看到在路旁勤植树木的业已变身成园林绿化工人的乡亲们，都不禁想：他们皆是树的故旧啊，是最懂树、爱树的人！有他们栽培着、呵护着，一棵棵、一簇簇将波起浪涌，让这春意永葆海一样的汪洋恣肆……

(胡忠阳，原籍李村下庄社区，现居深圳。资深媒体人。)

时代心曲

万安山下的春天

□ 庄学

掠过村野的风，开始有些犹犹豫豫，半推半就，只一会儿就走过了试探的过程，风力加大了，却还是温柔。吹绿千树万枝，吹开百花摇曳，使万安山野风韵别致，就是春风的使命和担当。

年轻的她笑了，说我是郑州人，也是咱袁沟社区的媳妇儿。那天，是大棚羊肚菌罢棚的日子，春天的日头在云层里时露时隐，大棚一侧，几十个社区居民在剪根整理采摘来的羊肚菌，嘴上说说笑笑。这集体劳动的场面，多少年没有了啊。

这是吴金彩的春天。曾经是某公司的“吴总”，华丽转身成为袁沟社区的“吴书记”，她就站在一筐筐盛满羊肚菌的场地边与我交谈，那些塑料筐，也像士兵列队，硕果样地展示。她很年轻的样子，齐颈短发，圆圆的脸，丰满。高票当选书记的她总想着要有一个支柱性的项目，带领大家致富的大道上奔跑。于是大学教授推荐的项目——大棚养殖羊肚菌就进入了她和她团队的视野。羊肚菌好呀！羊肚菌食药兼用，富有营养，价高，消费群体也是高端的，如月子中心、高档宾馆、商务会所等等。他们看中的就是这个项目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技术含量。这是个“娇宝宝”。去年十一月开始，四个多月的陪护，费尽了精力。只要进大棚，她很少用化妆品，其他人也要禁烟酒，甚至不能用香皂——怕熏着了“娇宝宝”。有人在旁边打趣：为此还有人要闹离婚哩！

经过一周采摘，羊肚菌的收入超出了她的预期，十几个大棚摘满万斤，自己加工干燥或者收购商上门收购，一季就能回本且有利润。有人在摆放盛满羊肚菌的筐子，手上用着劲，经过风刮日晒的脸上溢满了笑容。这笑容发自内心——在家门口每天就能挣到近百元哩。吴金彩内心也高兴，面上却平静，接听起销售拉货的电话声音柔柔的，却也果决。

对于袁沟社区的发展，吴金彩不满足于于此。除了栽种大棚吊西瓜，她要再上规模——随着她的手势，那边还有一大块地，蓄势待发。而袁沟社区红色历史的记忆，也在她的想法之中，收获不仅在物质上，也要在红色精神的传承中，把社区的老老少少都凝聚起来。推介袁沟，便多了一种色彩。此刻，她的面庞自信而又柔和，憧憬中更有喜悦。

牛党辉这个名字很特别，爹妈取的，很有味道。他的家在万安山下的老井村，一抬腿就上了万安山。年轻的他善于学习，笃信创业要趁早。这不，他在村外的野地里搭起了数米高的大棚，十数亩地，有大车间的气势，而且还是全自动化的，冷热温控、棚布收卷及滴灌等管理手法，都是数字化控制。他告诉我们，这就叫“智慧种植”。大棚里栽种的是大樱桃树，也称“车厘子”，树被控制在一人高，采摘和管理不费劲。我们去的时候，白灿灿的大樱桃花一簇簇开得正热烈，天天灼灼，很是喧闹。

他中等个头，三十多岁，肤色被阳光浸染成酱红色，说话的时候，右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很紧。荒坡野岭竖起这个大棚，栽起这些大樱桃树，费了他太多精力。他媳妇告诉我们，他每天都要在大棚里管理巡视，即使外出夜半回来，也要到大棚里走一圈，心里才安定。那些树上的一枝一叶，他在手中轻轻抚弄，眼中满是慈爱。如今，牛党辉常跑新安等地，去指导他人，把自己学到悟到的技术心得，传授与人。

春风，理所当然地由急到舒缓，潜入大棚。大棚里锄草的三两人，点缀在丛中。小院里的狗狗忠于职守，时而吠叫。土地冒出的青草绿叶，吱吱地叫着，向上。大棚一侧，有他们暂栖的小屋，小院摆满了劳动的机械、工具。房头面向大棚，放几张椅子，置一壶清茶，闲暇时坐在那里，可以时时看到大棚的樱桃树，好似看向幼儿园欢乐的稚童们，开得正欢的花儿，幻化成扑面而来的春风。扭扭头，就看到了万安山，山坡上的杏花正喧嚣，东一片，西一片，与眼前的樱桃花联接铺开去，春意也就在他的心中涵涌，踏潮而来。

心香一瓣

校园花事次第新

□ 杨群灿

花儿是树的脸面，没开花的时候，每一棵树都只能叫树。春风是春的信使，吹开了花的心事，芳菲了一个季节所有的丰采。

校园里，迎春第一萼非腊梅莫属。严冬时节，篮球场边那一列腊梅就逐次开放，淡黄的、小小的花朵，那么低调，不事张扬，不经意间飘来的一股幽香，才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坚韧和坚强。

此后，一切复归沉寂。春季开学后，腊梅颓落了，学校对面游园里的花儿已急不可耐了，款款地、踩着节点纷至沓来，次第迎春。

先是繁密的迎春花按捺不住躁动，接着是俏丽似仙的白玉兰栖于枝头；贴梗海棠从枝条间一朵朵挤出来，炫耀着自己的美艳；连翘不待迎春完全谢幕，就迫不及待地绽放开来，在绿茵、绿球上细细碎碎地簇拥着，黄得纯正、浓郁；紫叶李、紫叶桃、榆叶梅、美人梅相继墨墨登场，或白、或粉、或粉白相间，如雨霏的晚霞，绚烂如燃；山桃花也开满了枝桠，《诗经》中早有称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碧桃挂满枝头，恣意张扬，营造出一片“中国红”，红得灼热，夺人眼目；棠棣则另辟蹊径，从绿球中探出毛茸茸的鹅黄的小脑袋来……

看着外面那么热闹，校园里的花儿终于耐不住寂寞，羞答答地现身了。

先是东门口的紫玉兰漫不经心地招摇在枝头，姿态婀娜，仪态俊朗；它的花苞非常独特，就像一支支笔头，鲜嫩可爱，摸上去好似涂了一层蜡；盛开的花朵则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

接着，南墙边的一排西府海棠不紧不慢、优雅地结出了花蕾，与垂丝海棠相似，从芽苞里生出一捧捧长长的花梗，牵着胭脂般的蕾铃，一个个小脑袋挤挤挨挨，交头接耳，又酷似传统服饰中的一粒粒盘扣；开放的花朵颜色渐淡，一直到粉色、淡粉色乃至白色。

这期间，彩叶类植物也不甘示弱。先是红叶石楠换了新装，那是一种宝石红，润而有质感，嫩而有光泽，红得热烈，红得醉人。接着，金边黄杨和花叶青木也吐出了嫩芽，绿叶上镶了一圈金线，或洒满了点点金斑，别有一番风味。行政楼前的那棵五角枫也抽出了嫩

叶，待到深秋变作深红，才是它显摆的时候，岂不闻“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梨花素面朝夭，白得清新、典雅，在南门西侧的拐角处就那么一株，枝干虬曲而花朵稀疏，有香味但不浓烈，摸上去丝滑、柔软，显得有点孤芳自赏。不过它的果实味道真的不错哩。

校园西围墙下是一排紫荆，紫色的、细碎的花儿开得热烈奔放、酣畅淋漓，一簇簇、一串串缠满了枝条，是“姹紫嫣红”的真实写照。一进校园就能看见操场边那排日本晚樱，红色的苞蕾蓄意已久，猝然间浓妆重彩，已是紫花朵朵开满枝头，层层叠叠的花瓣，脉络清晰，花瓣粉嫩，暗香幽幽，风一吹，洒下一片花瓣雨，晃花了人的眼睛。

教学楼东侧和东门口有两片牡丹，仿佛期待了很久，正蓄势待发。它是高傲的女王，乃国色天香，气度非凡，毫不矫揉造作，“洛阳红”“凤仙白”大朵大朵地喷薄而出，艳压群芳。

西府海棠的下面是一溜儿月季，教学楼后面的花坛里则有几株独杆月季，它们不甘寂寞，把藏了一冬的能量都通过苞蕾一点一点地伸展，一瓣一瓣舒展出大气磅礴的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艳。

桂花衣着朴素，谦卑地藏在独杆月季的身后，到了秋季开学后，即使开花也只有米粒那般大，但它散发出的甜甜的香味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去年在宿舍楼前的廊架下载了几株凌霄花，这种攀援植物的分生能力超强，比爬山虎的生长速度还快。炎炎夏日里，鲜艳夺目的橙色花朵缀满枝头，铺满了廊架，该是多么浪漫和富有诗意啊！

学校门前小花圃里的红花酢浆草娇嫩可爱，花期特长，白天开花，晚上闭合，不知你还记得否？

又到春花烂漫时，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吐露的真诚：花开有早有迟，花朵有大有小，有在高处，有在低处，有的隐于绿叶中；你在晨光里明媚，我在夕阳下灿烂，还有被枝叶叶叶遮蔽的。同学们，不论你是一朵什么样的花，都将经历绚丽的花季，都将经历硕果累累，没有被阳光拥抱也不会黯然失色。

尘世写真

青春的梦想

□ 陈月贤

小时候，大人们问我长大想干啥？我幼稚地说：“当合作社！”其实，就是去合作社当售货员。因当时物资匮乏，卖东西的商店很少，大一点的村子才有一个商店，村民们称其为“合作社”。在一个小孩眼里，货架上洋碱、洋火、洋钉、洋布、洋线、洋瓷盆……好像要啥有啥。最主要还有让人想起来就流口水“的洋糖”。要是大人开恩买仁俩，放到嘴里那个甜哟，透心透骨。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四哥要参军。接兵的连长到我家家访。这个连长高大魁梧，端正脸庞在红领章和帽徽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精神，我煞是喜欢。那天刚好四哥没在家，我在。见到我后，他目不转睛地盯了我好长时间，看得我很不好意思。当时我已一米七的个子，接兵连长问我：“你想当兵吗？”我说：“想，不过脸上的不是我，而是我哥。”连长多少有点失望。从那时起，穿军装、戴红五星的想法就在我心里点燃了。

过了两年，机会来了。北京某部队来招特种兵种，接兵人到各中学毕业班目测初选。这天，我们班的劳动课是参加村子修路。傍晚收工走到村口时，刚好碰到接兵人在我们学校其他班目测完后往公社赶。送行的校长说，这不，还有一班学生刚参加完劳动，是否看看？接兵人立马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过目审视。轮到这时他看的比较仔细，前瞅瞅后看看，并向身体多高，得过什么病没有，想当兵不想，当兵怕苦不怕，我都一一作答。最后决定让我明天去公社参加下一轮的查验。我们班主任骄傲地说：“看看，全校就挑了一个，还是我们班的。”

接下来就是公社、县里、地区三天两头通知去验兵。过了一个多月，通知说省里没通过。我心里非常失落。

没多久，又一消息传来，总政军乐队也要

特招，我刚好喜欢音乐，简单会几样乐器。我又被推荐去参加政审。我先到公社一中学听风琴辨音，拍手辨节拍，又到县里唱歌、唱样板戏测试，最后又到地区复测。我记得接我们的军官叫王志文，他对我也很关注。几轮过去后，公社武装部长说：“没事了，已送省里审批，只要你家社会关系没问题就走了。”

谁知，那一年，发生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当年不收兵。我当兵的事也没了下文。

高中毕业，我回老家。随着哥哥们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只剩我一个在家。当时父母及伯父母都已年老，需要留一人在家照顾，我觉得以后就别再想当兵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家呆一辈子算了。

1974年冬天，征兵工作开始了。当时，我在村卫生室当药兼会计。接兵的两同志在卫生室住下，我们很谈得来。他们问我想当兵吗？当然想啊，做梦都想，可惜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接兵的两同志说，只要你想去，工作我们做。我心想，做也白做，家里是不会同意的。可是心里又隐隐地希望着。

终于，过了两天，两位同志告诉我，虽然遇到点小麻烦，但最后都做通了。我记得那天，到深夜，我还激动得无法入睡，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论多么曲折坎坷，最后我还是实现了梦想。这就是缘，与部队不离不弃的缘。我辞别了家乡，在部队一干就是十四年。人生最珍贵的岁月留在了部队，献给了国防。我无怨无悔，因为部队这个大学校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对国家对有用的人！

而今，我的儿子也在部队十余年。望着家门上的“军人之家”，我深深感到，这样的青春，激情飞扬，无上荣光！